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七十二

明 曹學佺 撰

神仙記第二

川西道二

玄都律云治者性命魂之所屬也張天師二十四治圖序曰太上以漢安二年正月七日中時下二十四治上八中八下八應二十四氣合二十八宿付天師奉行布

化天師諱道陵字輔漢禀性嚴直經明行修學道有方
先是永平二年拜巴郡江州縣令元和元年三月辛丑
拜司空封食冀縣侯以芝草圖經歷神仙為事任漢安
元年丁丑有詔書遷改不拜遂解官入益部栖蜀郡臨
邛縣渠亭山赤石城中靜思精至五月一日夜半時有
千乘萬騎來下至赤石城前金車羽蓋部從龍虎鬼兵
不可稱數有五人其一云是周柱下史也一新出太上
老君也一太上高皇帝中黄真君也一漢師張良子房

也一佐漢子淵即天師外祖也各言子骨法合道又承老君忠臣之後合授子瑰號傳世子孫為國師撫民無期於是道陵親受太上寶勑步綱躡紀統承三天佐國扶命養育羣生整理鬼氣傳為國師依度數開立二十四治十九靜廬復授正一明威之道伐誅邪僞與天下萬神盟

第一陽平山治在蜀郡彭州九隴縣去成都百八十里道由羅江水兩岐山口入水路四十里治道東有龍門

拒守神木二栢生其上西南有大泉決水歸東貴人發之治王始終正治居第八上品應第一角宿上治無極虛無無形主辰生人屬金　按陽平治山中又有主簿嗣師系師三治嗣師天師子也諱衡字靈真志節高亮隱習仙業孝靈帝徵為郎中不就以光和二年正月十五日己已於陽平山昇仙立雙碑在治門名嗣師治主簿是天師門下系師乃嗣師之子諱魯得尸解於此山故皆立治焉

第二鹿堂山治在漢州綿竹縣界北鄉去成都三百里上有仙室仙臺古人度世之處桓帝永壽元年太上老君將天師至此治與四鎮太歲大將軍川廟百鬼共折石為要皆從正一明威之道山有松栢五龍仙穴通船渡持火入穴行三日不盡號長發之治王八十年正治居第七上品應第二亢宿上治無極虛無自然主辰生人屬金

第三鶴鳴神山治山與青城天國山相連去成都二百

里在蜀郡臨邛縣界徑道三百里世人不知之馬底子何丹陽得道處治前三水共成一帶神龍居之有四金釘二石子金銀鑪三斛亦言尹喜主之神仙傳云天師遇中國紛亂乃入蜀鶴鳴山即此賊人發之治王六十年正治居第六上品應第三氐宿上治無極玄元無為主辰生人屬木

第四瀉沅山治在彭州九隴縣界與鹿堂山相連其間八十里去成都二百五十里有粟松神草服之升仙又

有四龍起騎之門范蠡主之庶人發之治王二十年正
治居第五上品應第四房宿上治虛白主卯生人屬土
第五葛璝山治在九龍縣界與濊沅山相連去成都二
百三十里去陽平治水口四十八里昔賢於此得道上
有松栗山高六百丈道人發之治王九十年正治居第
四上品應第五心宿上治洞白主卯生人屬火
第六庚除山治山去平地三百九十丈在廣漢郡綿竹
縣西五里去成都二百八十里山上常有仙人來往可

以度厄養性昔張力得道之處山有二石室三龍頭雄水遶之當道士發之治王始終正治居第三上品應第六尾宿上治三一主寅生人屬火

第七秦中治在廣漢郡德陽縣東五里去成都二百里其山浮昔韓衆於此得仙前有大水東有道經於漢洛治面有大石銅為誌癩人發之治王始終正治居二上品應第七箕宿上治三元主寅生人屬水

第八真多治山在懷安軍金堂縣去成都一百五十里

有芝草神藥得而服之壽千億山高二百八十丈前有池水水中神魚五頭昔王方平於此與太上老君相見女人發之治王七十年正治居第　上品應第八斗宿上治三五主丑生人屬金

右上皇元年七月七日無上大道老君所立上品八治上治即正治也内治大治是其别名

第一昌利治在懷安軍金堂縣東四十里去成都百五十里昔蜀郡李八百初學道處八百常旦出戲成都市

暮還宿於青城山幾數百里故號八百也山南石室容八十人前有三龍門為誌狂惑人發之治王五百年正治居第八中品應第九牛宿上治九天主丑生人屬土第二隷上治季主先生學道飛仙之所在德陽縣東二十里山有二石室一神井白鹿鶴鵠時來飲之有石在治前與綿竹相連西有赤石溪溪上三松為誌山去平地二千九百丈昔中山衛叔卿於此得道負賤人發之治王百年正治居第七中品應第十女宿上治五城主

丑生人屬火

第三涌泉治昔廣漢馮明生學道得仙太上老君化形住此在遂寧郡小溪縣界山上有泉水已病野人發之治世傳為祝水治王三十年正治居第六中品應第十一虛宿上治元神主子生人屬木

第四稠稉治在犍為郡新津縣去成都百一十里汶山江水經焉山高去平地千七百丈軒轅學道之處治左右連岡相續西北即味江水有芝草仙藥可養性命貴

人發之治王五十年正治居第五中品應第十二危宿上治丹田主子生人屬火

第五北平治在眉州彭山縣一名矸山治去成都百四十里上有池縱横二百步産神芝藥草食之與天相久昔越人王子喬得仙處道師發之治王四十年正治居第四中品應第十三室宿上治常先主亥生人屬金

第六本竹治在蜀州新津縣去成都百二十五里高千三百丈上有白水松香林在治陌北有龍穴地道通峨

眉山郭子聲得道之處後有林竹西十五里通鶴鳴山
治前水中常有神龍遊戲號龍門吏人發之治王五百
年正治居第三中品應第十三壁宿上治金梁主亥生
人屬木
第七蒙秦治山在越嶲郡臺登縣西去城隔河二十里
去成都千四百二十里前有小山後有大山高千丈昔
伊尹於此學道上產芝英金液草服之得度世漢中趙
昇得道處凡人發之治王九十年正治居第二中品應

第十五奎宿上治六府主戌生人屬火

第八平益治在蜀州新津縣去成都八十里前山下有

玉人長一丈三尺昔吳郡崔孝通於此學道得飛仙山

西有大江南有長山北有平川中有龍門陰人發之治

王千年正治居第一中品應第十六婁宿上治太一君

主戌生人屬土

右無極元年十月十五日真正無極太上立中八品

治又云玄老治之

第一雲臺治在巴西郡閬州蒼溪縣東二十里直上十八里方得山足去成都千三百七十里天師將弟子三百七十人住治上教化二年白日升天後一年夫人雍復升天後三十年趙昇王長復白日升天治前有巴西大水山有一樹桃三年花五年實高七十丈下臨無底之谷治有人形師人發之治王五十年正治居第八下品應第十七胃宿上治五龍主戌生人屬木

第二濜口治山在漢中郡江陽縣去成都二千九百二

十里陳安世於此學道得仙安世京兆人也漢中水過其前山一名平元山西有長山東有流海帝王所任有青龍門治應昴宿俗人發之治王五百年正治居第七下品應第十八昴宿上治蹟天主酉生人屬木
第三後城治山在漢州什邡縣昔晏子然於此學仙得道左有大水後有重山上産神芝服之壽千歲一名黃陵山南有長山北有青龍東有松栢為誌凡人發之治王八十年正治居第六下品應第十九畢宿上治六丁

主酉生人屬土

第四公慕治在漢州什邡縣去後城治百里昔蘇子玉於此學道得仙又名北蓬山南有石坎北有懸流病人發之治王七十年正治居第五下品應第二十觜宿上治十二辰主申生人屬金

第五平岡治在蜀州新津縣去成都百里昔蜀郡李阿於此學道白日升天道士發之治王二十年北有三重曹溪南有特山爲誌正治居第四下品應第二十一參

宿上治還身主申生人屬水

第六主簿治在邛州蒲江縣界去成都百五十里蜀郡王興於此學道得仙一名長秋山南有石室玉堂松栢生其前徹人發之治王八十年正治居第三下品應二十二井宿上治狗神主未生人屬金

第七玉局治在成都南門內漢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乘白鹿張天師乘白鶴至此坐玉局脚床因名玉局治千丈大人發之治王三世正治居第二下品應

二十三鬼宿上治無形非人所生屬水又云主未生人

第八北邙治在東都洛陽縣渠水在其左務成子於此得道大黄出其東穴有水南流仙聖發之治王六十年正治居第一下品應第二十四柳宿上治聚元主未生人屬土

右無上二年正月七日無為大道玄真立下八品治

又云太上治之

第一岡氐治在蔺闌武山應第二十五星宿上治別形主

午生人屬水
第二白石治在玄極山應第二十六張宿上治保氣主
午生人屬金
第三鍾茂治在元東山應第二十七翼宿上治五玉主
巳生人屬水
第四具山治在飯陽山應第二十八軫宿上治金堂主
巳生人屬土
右漢安元年七月七日天師立四治付嗣師以備二

十八宿之數地圖云四治在京師東北

天師又立配治八所　平公治屬水配湧泉　公慕治

屬土配稠稉　天台治屬土配本竹　瀨鄉治屬金配

昌利　樽領治屬金配雲臺　代元治屬金配雲臺

和里治屬火配隸上　漓沅治屬金配昌利

系師以太元二年正月七日立遊治八所　峨眉治

青城治　黃金治俱在蜀郡界　太華治在京兆郡界

慈母治在城市山界　河逢治在上黨郡界　平都

治在巴郡界　吉陽治在蜀郡界　按玄都職治律云代元平都是巡遊治也乃知峨眉等亦是遊治太元當是上天之號

附録各化事蹟

什邡公慕化開山記乃成都名士王汝霖筆也略云山川英靈清淑之氣其磅礴欝積發而為人詰其所由各有攸主予嘗觀道蹟靈化廿有四其在蜀漢者廿有三在伊雒者一蓋天有三元以生人人有三部部各八景

景三八九二十有四上應天之二十四氣下應地之二十
四治蜀於天地間在西南終養之方道家所謂人門者
也人生雖受氣於天而實受形於地故山川孕秀上應
天象下應人身而靈蹟所在為仙靈之奥區列宿之别
府以人門之故在蜀化多宜無足怪而雒為天地之中
鍾而為人亦因其所也凡靈治在廣漢者九而公慕之
在什邡疊巘崇崖聳秀特立高不可窮其際自蘇子玉
飛昇之後觀依仙趾立㕓下方宮宇頹壞其來已久通

直郎知綿竹縣事魏良忠為揚村茶官日命道士李淳然住持此山鉢集寸累鳩材修工至於十有三年剏為九皇殿一齋厨廊廡重樓複閣約三百餘間手植松栢望之鬱然過者增敬其有功於斯化亦甚大矣予觀二十四化節候所歷及星宿所繫人命所屬著之記載差云不同雖杜廣成一手之書亦有差謬予因而考正別為一書謂之旁通記焉杜廣成記公慕氣應小雪星屬觜而別為岳瀆記乃云氣應小雪星屬心尾缺人命所

屬杜廣成記屬午中而岳瀆記止屬壬缺　中至丙中無所屬戍中又屬鹿堂五岳名山圖亦缺立午中此其牴牾之大槩也予既為記其事併以二十四化旁通記與之俾歸而藏諸山中以備往來士夫觀覽云慶元六年閏六月十七日朝議大夫直秘閣知漢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李嘉謀書

七籤云鶴鳴化在大邑西北三十里鶴鳴山山形如覆甕有石如鵠故名又云二十四洞應二十四氣每過一

氣則一洞之竅開山頂上清宫天師時所建臨卭墕工謝貞債作其中竭彼誠敬感一道人身逾九尺神彩異常自門入觀謂貞曰山中難值修葺愧勞用工末由見報以手畫地為符曰可記此畫用救疾病衣食自充忽然不見貞試以治人應手而驗大獲豐給焉貞知道人為天師化身遍訪本山及陵州井中塑像俱非所見後至青城山遇峽中賈客修齋展一小幅供養與授符者同

靈驗記唐昭宗時成都張郃妻死三年忽還家下語曰昔聖駕幸蜀時西川進軍興平定國寨以討黃巢其時鄰家馮老父子二人差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十千在某處馮父子歿陣不回物已被破用却於冥中論理追某魂魄對會經今六年矣近奉天曹斷下云自是歿陣不歸非闕巨蠹令陪三百貫即得解免緣臘月二十五已後百司交替又須停住經年其錢須是二十五日已前就玉局化北帝天曹庫子送納一張紙作一貫其

餘門司庫子本案一一別送與人間無異其家聞之以
光化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件錢訖是夕
妻夢中告謝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姓馮死十餘年
其姪為冥司誤追到縣馮怒所追吏放其姪自縣後門
倉院路而還見路兩畔有舍六十餘間云是天曹庫收
貯玉局化所奏錢幣處
先天傳云九隴縣人張守珪家甚富有茶園在陽平化
仙居山上召採茶人力百餘男女錯雜有一少年自為

摘茶甚了慧懃愿守珪憐之以爲義兒又一女子可二十餘亦無親族願爲義兒之婦孝義端恪守珪甚喜之一旦山水泛溢市井路絶鹽酪既闕守珪以爲憂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樹下以杖叩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需但令叩樹取之無不得者其夫術亦如此他日出遇鄰婦十數於堋口市買酒一㮭與飲衆婦皆醉而㮭中酒不竭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珪請問其術受於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仙人耳因有小

過謫人間不久當去守珪曰洞府人間亦相類否答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神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亦有仙王仙官仙卿輔相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反生之者皆居其中以為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上真下遊洞天以觀其所理善惡人世死生興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焉其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為洞府所統也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峨眉益登慈母繁

陽嶓冢亦各有洞天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之仙曹如人間郡縣聚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之也旬日間忽然夫婦俱去不知所之

靈驗記云南康王太尉中書令韋公臯乃成都尹相國張公之愛壻也韋量深器大舉止簡傲不狎於俗張以奕世相承德望清貴其族皆輕侮之韋亦未覺一夕忽夢二神人曰天下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名係葛璝祿食全蜀富貴將及何自滯耶勉哉行矣異日富貴無以葛

墳為忘也由是韋始有干祿之志謀於其室室以粧奩數十萬資之行既達秦川屬歲饑久雨因知友所聘得署隴州軍事判官俄而駕出奉天郡守奔難行在韋率士客甲士輓軍儲以申扈衛就拜防禦使復請赴覲德宗望而器之既平寇難大駕還京以功晉檢校右僕射鳳翔節度使懇讓乞改西川乃授西川節度與張公交代焉擁師赴任張假道歸闕以避其鋒既而累年蜀境大穰金帛豐積南詔内附乞為臣妾威名益重而貢賦

不虧朝廷倚注戎蠻懾伏由是請許南詔置習讀院入質子學生習詩書禮樂自公始公文翰之美冠於一時南詔得其手筆輒刻石以榮其國而蔑瓚之事久已忘矣又夢前神人曰富貴而忘所因其何甚耶公夢覺流汗驚駭久之乃躬詣雲林炷香禱福遂命工度木揆日修崇作南宮飛閣四十間巨殿修廊重門邃宇範金刻石知無不為丈九龐祖賦于山下列屯輸貯粺糧山積近石雲趨自製碑刻於洞門之側上構層樓名㯮僮七

十人以供洒掃良田五百畝以贍齋儲在鎮二十餘年
胙土南康公本命丁卯屬葛璝化也
感遇傳云于瀟川若成都樂官也其所居逺水有一老
叟常擔水以供數家一歳上巳瀟川於學射山通真觀
看蠶市見賣水老人云居在側近引瀟川蠶市看訖仍
邀過其家入揩竹徑歴渠壍可十里許即見門宇殿閣
人物喧闐有像設圖繪若宮觀焉引至大厨中人亦甚
衆失老叟所在問人乃葛璝化厨中且云來日蠶市方

營設大齋頃刻之間已三日矣老叟自此亦不復賣水

又云太和六年壬子節度使贊皇李公德裕差軍將蔡

舉等就青城山修齋便令訪尋草藥至六時巖下忽有

勁風自谷中出仰見二神人行虛空中一人在前長丈

餘著大袖衣平冠一人居後著青衣大袖捧一帙書舉

等驚悸問是何鬼神前一人荅曰我是竹枝老又指其

後人曰此是瓆之璪我有密語兩紙可一一記之錄與

尚書今年西蜀合有水災以修齋故我迴後山一峰堰

水使東去矣仍授密語多李公吉凶未兆之事舉等一一記之歸至常道觀取筆錄於紙上果得兩紙書寫既畢封呈李公是年八月東川水深數丈西蜀無害李公始異之歷問官寮及道流皆不能解忽悟曰竹枝老者丈人也當是丈人真君璝之璪者本命屬葛璝化或是化中靈官示現耳

方輿勝覽云庾除山在綿竹縣上有石室三國時有靈雲子者入洞中見樓臺金碧門者呵止之曰子凡骨可

亟去不然及禍霽雲子回後再入訪遂迷故道

靈驗記云蜀州新津縣平葢化神仙崔孝通得道之所真像存焉化有玉人長一丈見則天下太平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飲之愈疾化之上當山之半有樗木樹徑六七尺居人常聞其下有考楚號呌之聲莫知所以昭宗大順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陸者性凶悍不懼罪福時值干戈化中無道流棲止乃拆殿宇伐林木為樵薪以貨之一旦病狂走詣山前僧舍中求水漿僧聞聲

哀切出門睎之見其仰面反手如被拘縛喉吻喘急流涕於口自言為毀平葢化今被黄衣使者追捉繫縛將往槫木樹下地獄中考問去渴甚乞少水相救耳僧與之水良久徑去死於槫樹之下又泉側古跡雕塑二玉女亦被人盜取近化居人夢擒盜者生魂入化中已而其人遂患瘋疾

又云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南院玄元殿前有九井在平陸上或方或圓大者圍五六尺小者三二尺泉脉相

通而水色各異氣味甘香葢醴泉也無水旱增減之變

常涵岸不溢蜀王討東川歧隴之師赴援乗銳深入來

届金堂江側江水泛漲雷雨異常遂不克濟師驚而遁

時方盛暑探騎十餘人入化中見井而喜繫馬解衣將

赴泉以浴忽有馬絆蛇騰湧而出首如白虎大若車軸

嘘氣噴毒勢欲噬人騎卒奔迸而去又每歲三月三日

蠶市遠近之人祈乞嗣息必於井中探得石者為男瓦

礫為女効驗不爽又云什邡縣鐵像天尊高丈有二三

俗謂之烏金像元在金堂峽中崖壁之下大水石摧像仍露現或浮於水上出五六尺其側即中品昌利化也道衆焚香備幡花迎引沉隱不見稍晴又泛泛而出昌利三迎之皆不可致明年夏大水泛濫乃泝流至什邡興道觀後水脉甚小不知其所來由邑人迎引上岸初只百人引拽已及平地欲置於大殿數百人挽之反不能動因立講堂於其處頻經亂離雖堂宇盡焚此像不損

錄異記云吉陽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得之有像設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藺庭雍之妹因過化中盜取常住物因即迷路數日之内身變為虎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輒隔樹與語云我盜化中物變身如此欲見我母幸為言之母聞畏而不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始去

右已上係天師靈化事蹟采摘成篇而多屬闕故編為卷之二

蜀中廣記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七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舉人臣曹勲祖

蜀中廣記卷七十三

明　曹學佺　撰

神仙記第三

川西道三

神仙傳云李意期者蜀人傳世見之或以為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并丹書兩腋下千里一日或說四方國土宫觀市鄽人未曾見聞說者

意不解意期為撮土作之但盈寸其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或乞食得物對面與貧人於成都角中作土窟居冬夏單衣髮長剪去之皆使長五寸或二百日三百日不出窟劉玄德欲伐吳報關侯之怨使迎意期問吉凶意期不荅但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訖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去先主不悅果為吳軍所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得還器甲軍資略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宫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略不

封荅但占其顔色若歡悦則善慘戚則皆惡後入琅琊山中不復出也　按綿州志云富樂山洞靈觀李意期修煉所傳聞意期於寶蓋山白日昇舉移時猶聞笙樂之音

䰠了翁朝貞觀記畧云出少城西北為朝貞觀觀中左列有聖母仙師乘烟葛女之祠觀西有武侯祠是丞相亮故宅也故老相傳亮有女子宅中乘雲輕舉唐天寶元年章公始更祠為觀奏名乘烟　按寰宇記諸葛讀書臺在章城門路西今為乘烟觀

方輿勝覽云長生觀舊名碧落觀在青城縣北二十里昔有范寂字無為劉先主時栖止青城山中以修煉為事先主徵之不起就封為逍遥公得長生久視之道劉禪易其宅為長生觀有巨楠高數十尋圍三千尺世傳長生手植上有赤城閣陸游詩云斷雲浮月磬聲殘木影如龍布石盤偶駕青鸞塵世窄間吹玉笛洞天寒奇香滿院晨炊藥異氣穿巖夜沐丹却笑飛仙未忘俗金貂猶帶侍中冠

按畫苑孫太古畫碧落侍中范長生舉手整貂蟬像特妙

太霄經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累世見之
號曰百歲翁人往問事阿無所言但見阿顔色若欣然則
吉若慘慼則凶若含笑則大慶微歎則深憂如此之候未
曾不審也有古强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
乃在青城山中强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
私持其父刀往阿見而怒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强刀
以擊石刀折壞强竊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强曰汝愁刀敗
耶强言實恐父怪怒阿乃取刀磋石擊地刀復如故强隨

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輾脚皆折阿即死强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强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强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　按李石龍迹觀記略成都府十里有道士觀唐乾寧間桂州功曹楊素故宅也九幽拔罪經云李真人阿常居此　又按洪雅志李阿真人煉丹於金釜山宋乾道七年十月勅封觀妙真人誥詞云仙者古不死之謂也其精爽寓世猶人焉阿著跡典午今代煉形洪雅之山帳雲龍之飛騰想風

雨之來下爰一道家之流錫以真籍之稱慰民所依其永綏祐可特封觀妙真人奉勑如右

真誥云侍帝晨有中郎直事四人如世之尚書也為戴淵公孫度劉封郭嘉今見在職封者是玄德之養子玄德今為北河侯與韓遂對統屬仙官註云魏武孫權今位任皆高劉職雖小而隸仙官矣

雲笈七籤云晉道士張蓋翁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岷山丹方其法鼓黃銅以作方諸承取月水又以水銀覆之致

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黄銅燧中覆以汞暴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花水服如小豆大百日盲者能視百病即愈髮白還黑齒墮更生

晉劉亮彭城人泰始中歴黄門郎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不營財貨所餘公禄悉以還官太宗嘉之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至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泰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之至食鼓後心動

如刺中間便絶後人逢亮乗白馬將數十人出闗西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觧者也出南宋書

晉鄧寳彭縣人事父母至孝其家酤酒得利即奉甘旨常有二客過飲見寳事親盡禮每嗟異之㑹餘謂寳曰汝孝行可嘉學道有緣寳聞異之潛隨其後行二十餘里過江亦不陷溺及與登山見其前後廊廡深廣竒花恠石皆神仙境界二客見寳笑曰汝亦來耶引之周覽不覺饑渴謂寳曰汝離家久母念成疾與藥兩丸令救其母遂出回顧

舊處無復所有至家已二年矣實以藥獻其母疾愈壽百餘母終結廬墓側其後二客詣廬召入葛壝洞天

崔鴻蜀錄云西山范賢一名長生岩居穴處求道養志李雄欲迎致以為君長不就乃尊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　按方輿勝覽青城有老人村昔潛夫張不羣入山採藥浹旬不返見一叟致敬而問曰吾族本丞相范賢之裔范公知李雄之祚不永挈吾輩居此為終焉計圖經云即老澤也

馮真人名盎羅廣漢人居合州龍多山山有臺高十餘丈

俗名石囪真人煉丹其上婦汲水於松下獲茯苓如嬰兒狀蒸餌之舉家十七人同飛昇時晉永嘉元年七月十五日也後人建仙臺觀繪像事之宋淳熙初以真人事狀于朝賜號冲妙上有丹灶仙洞飛仙泉大夫松今泉洞尚存

按何騏龍多山仙臺詩曰世路聱牙赤水過故升天險

問龍多書中舊識唐公昉圖裏今聞馮蓋羅

搜神記曰吳猛蜀郡人小兒時在父母傍卧時夏月多蚊而終不搖扇懼蚊虻之去我及父母也父母亡不立家室

雲遊登廬山過石梁見一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歆之得道封為大洞君

晉袁彦伯羅山疏曰善道門户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止有白骨在昔成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慨然其業行殊異巢當蟬蛻解骨石室中先有壚盛香得便掃除燒香今此香具猶存

十二真君傳云許真君遜字敬之汝南人也弱冠舉孝廉拜蜀旌陽令尋以晉室棼亂弃官東歸學道拔宅昇天

按元虞集旌陽祠堂記曰吾蜀之為土在地勢西南而尊高山川神靈多古仙人遺迹非必皆詭異荒唐之說也達高深之源據精氣之會以出變化而佐生成功業通乎古今惠澤遍乎邦域是故跡有顯異事有沿革歷千數百歲而不能忘者豈偶然與德陽有故令許君祠君諱遜字敬之其先潁陽許由之裔曾祖琰漢末避地豫章吳赤烏二年君生焉神明天啓讀書通天文地理音律五行經緯之學獵射中鹿子鹿母舐之大感動折弓矢去修神仙之術

得丁義神方於吴君猛受女師丹陽諶姆之教道成高隱
徴孝廉晉太康元年為旌陽令今德陽也道家謂之真君
葢當晉時天下分裂有國家者德化不足以撫安黎民久
矣真君以其道救彫瘵於亂亡誅物怪於幽險往世者百
三十年其居豫章西山郭景純之所卜至今所謂玉隆萬
壽宫是也江湖之間名勝之地祠居之所大小不可勝數
尊親依慕俯仰寤寐如將見之神仙傳曰君在旌陽連歲
值饑民困於賦税多所流亡君悉力救之然猶不足乃取

神丹點石為金雜諸瓦礫散後圎役貧不能輸者鉏治其間皆得金以充賦郡大疫多瀕死君出神方療之皆愈自是蜀人祠而祀之東南之民猶稱之曰許旌陽蜀自金末被兵國朝西征殆百年矣逃難解散幾無孑遺至元中蜀始大定休養生息又且百年城郭井里漸復其舊富完安樂㣲為可觀獨旌陽祠尚未之復後三十年有何君震者來告於予曰德陽許君祠震悉力以成之蜀人罕知其遺事者震為河南憲幕得許君傳既倣而畫諸其壁矣請記

之以文子仰而嘆曰自許君來令茲邑幾何人矣何必人人有化金之術以濟其民乎明其政刑教以孝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焉則其為金亦多矣君子作事可法庶幾可繼焉不奪不厭以繭絲吾民者亦尚有所感也夫

先天傳云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鄉里常如六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頭髮鬒黑晉東渡後耆舊猶見之殆百餘年而顏不改每持一器茗往市粥之市人爭買旦

至暮而器中茗不竭州吏以犯禁縶之獄姥乃挈其鬻茗器自牖中飛去　按姥蜀人也傅咸爲司隸下教云聞南市有蜀嫗作茶鬻賣而廉事打破其器具又云賣餅於市而禁鬻茶於蜀姥何哉

劒俠傳云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日有夫婦同詣山居攜一壺酒云今日離剡縣寂疑道路甚遥安得一日及此其丈夫甚少而婦顏色過之夕以壺觴酌許其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釘釘之乃抗聲高謌已而談

劒術俄自臂間推出二物展而喝之即二口劒也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驚懼尋而匣之飲畢就寢及旦乃空榻也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夫媍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學之乎寂辭曰少尚玄教不願爲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淨巾拭脚徘徊間已不見矣後再於華陽遇之

衞真人元嵩益州成都人少出家爲亡名法師弟子聰頴不偶嘗以夜靜侍傍曰世人洶洶貴耳賤目即知皂白其可得哉亡名曰汝欲名聲若不佯狂不可得也嵩心然之

遂佯狂漫走人遂成羣觸物摛詠周歷二十餘年亡名入關移往野安自制琴聲為天女怨心風弄亦有傳其聲者嘗謂兄曰蜀土狹小不足展懷欲遊上京與國士抗對兄意如何兄曰當今王褒庾信名振四海汝何所往自取折辱荅曰彼多讀書自為文什至於天才大略非其分也兄但聽看即輕尒造關為無過所乃着俗服出關却回防者執之嵩詐曰我是長安于長公家人欲逃往蜀耳關家送送至京于公曽在蜀忽得相見與之交遊貴勝名士靡所

不請即上廢佛法并讖緯事周祖納之隋開皇八年京兆杜祈死三日而甦云見閻羅王問曰卿父曾作何官曰臣父在周為司命上士王曰若然錯追可速放去然卿識周武帝不答曰曾任左武侯司法恒在階陛甚識王曰可往看汝武帝去一吏引至一處門窻椽瓦並是鐵作於鐵窻中見一人極瘦身作鐵色着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因何苦困乃尒荅曰我大遭困苦汝不見耳今得至此大是快樂祈曰作何罪業受此苦困荅曰汝不知耶我以信衛元

嵩言毁廢佛法故受此苦祈曰大家何不注引衛元嵩來帝曰我尋注之然曹司處處搜求乃遍三界云無所見若其朝來我暮得脫何所更論卿還語世間人為元嵩作福早來相救如其不至觧脫無期矣　按元嵩道觀在什邡縣城内名紫極觀其墓在縣衙左側有宋碑篆曰希微慧應衛真人墓端平丙申令吳中孚書立

大唐新語云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為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軌為益州聞而名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

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織芒屩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屩也為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名至降階與語桃椎一荅便去後不知其所終　按靈池縣圖經云朱桃椎者隱士也武德元年於蜀縣白女毛村居焉織履自給口無二價後居棟平山白馬溪大盤石山石色氷素平易如砥可坐十人石側有樹垂陰布濩於其上暑熾之月茲焉如秋桃椎休偃於是好古

之士多來玆遊朱公或斲輪以為資前長史李厚德後長史高士廉招以弓旌遺以尺牘並笑傲不答太子少保河南薛公稷初為彭山令聞其風而說之乃作茆茨賦以贈焉洎解印還京假途就謁其室已虛矣訪於鄉里云朱公或出或處或隱或顯葢得道者薛公題讚其壁而還復數年鄉人時見朱公而竟不知所在其所隱之石今亦不見巨木之下惟石洞存焉近年石洞長亦閉塞後宰邑好事者刻賦為碣立于洞門官道之側然鄉邑祈請焚香禱祝

者頗有靈應自非得道證品孰能與於此　又按王剛中重修安靜觀記畧云妙通真人姓朱氏其名字載新唐書隱逸傳蓋生於周隋之間歷武德貞觀得道仙去莫知所終然浮遊四方專務救民疾若賢士大夫往往遇之或在長安或在彭城不但蜀也而蜀人事之尤謹嘗觀實高二長史事迹撲真人胸懷本趣則與齊蓋公所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指歸略同實軛怙威喜殺欲吏真人真人輒逃去贈遺珍好弗納也高士廉慈惠務教化真人乃出見

之及詢以政真人瞪視不荅士廉亦黙識此曰是使我以
無事治蜀也因簡條目薄賦斂而蜀果大治焉真人錫號
妙通宗寧五年詔也觀名安靜重和元年詔也今觀皆一
新惟真人繪像實廣政間周元裕所為中更順賊之變觀
悉煨燼獨此繪像火弗能及風雨飄揺粉墨故在趙清獻
公嘗記其異不敢更造
原化記云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採藥
於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藥斸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此

人斸之不已漸深五六尺而地陷不止乃至十丈餘此人墮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分必死矣忽傍見一穴既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行一里餘此穴漸高繞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澗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草木如二三月中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船子渡之民告之不食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柏子湯諸菹覺身漸輕問其主人此是

何所兼求還蜀之路其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仙境汝得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已也可往朝謁遂將此民往其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此人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皆金玉為飾其中宮闕皆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謁獨留此人於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禮拜於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寶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頃此牛吐一赤珠大踰徑寸民方將捧接忽

有一赤衣童子拱之而去民又求得青珠又為青衣童子所收又黄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而空去主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劒列左右玉女數百侍衛殿庭竒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具以實對而民貪顧左右玉女玉皇曰汝豈悦此侍衛之美乎民俯伏請罪玉皇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須有功用不可輕致敕左右以玉盤盛仙果

視民曰恣汝以手拱之所得之數即侍女之數也其果紺赤色大如拳狀若世之林檎而芳香無比民自度盡拱可得十餘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領往彼處敕令三女充侍别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處諸道流傳授真金服藥運氣洗滌塵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術後數朝謁每見玉皇必勉其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之變度如人間可一歳餘民自謂仙道已成忽

中夜而歎左右問曰吾今雖得道本偶來此耳來時妻產一女纔經數日家貧不知復何如思往省之玉女曰君離世已久妻子等已當亡殘豈可復尋蓋為塵念未祛致此誤妄民曰我來一歲矣妻亦當無恙要明其事耳玉女遂以告諸鄰諸鄰共嗟歎之復白玉皇玉皇命遣歸諸仙等於水上作歌樂飲餞以送之其三玉女人與别各遺以黄金一挺曰恐至人世歸未得以此為費耳中女曰君至後倘無所見思歸吾置藥在金挺中取而吞之可以歸矣小

女謂曰釜中有藥恐不復固吾知君家已無處尋唯舍東一擣練石尚在吾已將藥置石下如釜中無但取此服可耳言訖見一羣鴻鵠天際飛過衆謂民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舉之民亦騰身而上便至鵠羣鵠亦不相驚擾與飛空回顧猶見岸上人揮手相送可百來人乃至一場中人物甚衆問其地乃臨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遂鬻其金為糧經歲乃至蜀時開元末年問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餘云吾祖父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

九十年矣乃民之孫也相持而泣云姑叔父皆已亡訖時所生女適人亦身死其孫已年五十餘相尋故居皆為瓦礫荒榛唯故礎尚在民乃毀金求藥將吞之忽失藥所在遂舉石得一挺金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記去路此民雖仙洞得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詳問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去處乃云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玉皇即天皇也 原缺

之藏腑雖有病不難療也

外之科竅亦無由受病也況藥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藥用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自亂也又何能取人之病哉此又譬如國家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為念倘有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怒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効猶不知治身之病後時矣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水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

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罪已滿矣今却歸島上俄化一白鶴飛去衣與藥壺並沒於水求之不見

昇玄經曰仙人竇子明問于法師云向聞法師咨請真一太一未聞三一之訣當復云何既為一而復言三為一有三耶為三有一耶昔雖奉行未能曉了願為究盡使後來末學得知真要法師曰三一者正一而已三處授名故名三一所以一名三一者一此而三彼也雖三常一故名三一三一者向道初門未入真境得見一分未能捨三全一

是未離三雖未離三少能見一故名三一分言三不離一故名三一子明曰此一者何所有也答曰無所有而有問曰無所有而有何故為有答曰以無為有又問無何而有答曰得無為有又問得無為有者何義答曰形聲虛偽故又問何為虛偽答曰不住故又問云何不住答曰速變異故又問雖速變異非無所有既云變異果是有物可變安得云無邪答曰向日變異者亦不言都無如虛空故但言一切皆偽非真生者必死有者必無成者必壞盛者必衰

少者必老何有今無寒暑推變恍惚無常也　按子明江油人李太白之友為彰明縣主簿後棄官入圌山學道故名竇圌山焉初子明學仙未幾輒下山至橋側見一女磨鐵杵問之荅曰鐵杵磨繡針功久自然成遂感悟復歸修煉三載白日升天　又按輿地紀勝昭化縣西藥臺有竇子明丹灶其臺與爐皆鐫石甃成工極巧非今人所能為

神仙感遇傳云韋弇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下第遊蜀日與其友尋花訪異忽有請者曰郡南十里許鄭氏林亭花

丹方茂有出塵之致顧偕遊焉弁喜之南十里果得鄭氏亭端空巍巍横然四峙山門以花闘砌以煙矗臺望之真塵外景也俄昇巨亭之上迴廊環堵飾以珠玉殆非人世所有即引見仙子十數左右侍衛華裾靚粧弁遍拜且謁之中有一美人曰聞吾子西遊蜀都歷訪佳景春照將盡花卉芳妍願聊奉一醉無以延致為疑既坐即張樂飲酒其陳設餚膳奇味珍果金石絲竹雅音清唱皆非世之所見聞弁乘間問曰弁自上國歷二京至於帝宅崇嚴侯家

繁盛儔令之所覩固不可偕矣然女郎何為若此之貴耶美人曰余非人間人此葢玉清仙府也適欲奉假以鄭氏亭耳余有新曲名曰紫雲令天子尚神仙之道余欲以此樂授吾子而貢于聖唐之君可乎弁曰弁一儒生耳在長安中區區九陌以干一名望天子不可見又非知音者若將貢新曲固不可為也美人曰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願以一二寶為贈子其售之可畢世之富飲畢命侍者出一杯謂之碧瑶盃光瑩洞徹又出一枕謂之紅䙰枕似玉

而衆其文微紅又出一紫玉函似布光彩尤甚於玉俱授
弁弁拜而謝之别去行未及一里顧夫向者之亭杳然但
荒榛而已遂挈寶入長安明年復下第東遊廣陵商胡詣
訪其寶出而示之胡人拜而言曰此玉清真人之寶也千
萬年中無見者以數千萬金易而求之弁因大富築室江
都竟不求聞達亦不知所終焉後數年玄宗夢神仙十餘
人持樂器集於庭奏曲以授請爲中原正始之音曲名紫
雲既晨興即以玉笛虛而習之傳於樂府此正符蜀亭美

人使弁上奏之曲也

逸史云唐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收放無僕使驢走趂不及約行二十餘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驢復走入崔生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草樹巖壑悉非人間所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生呵斥生曰塵俗賤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長丈餘鬢髮皓素侍女滿側延生上殿與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生曰此

非人世乃仙府耳驢趍益逺予之奉邀某唯一女願事君子此亦冥數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謝顧左右令將青合來取藥兩丸與生服訖覺腑藏清瑩逡巡摩搔安若蟬蛻視鏡如嬰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葢仙樂步虛與妻相見真人空際皆以崔郎為戲每朔望仙翁乗鶴上朝蘂宫每言階品尚列甲末得在天真之列必與崔生別翩翻於雲漢之内矣歲餘嬉遊佚樂無所比因請曰偉血屬要與一談非有戀着也請略暫囘仙翁曰不得淹留譴罪極大與符

一道云遏禍患此可隱形然慎不得遊宮禁中臨别更與符一道云甚急即開却令取所乘驢付之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便入苑囿太内會劒南進太真妃生日錦繡乃竊其尤者以翫上曰晝日計無賊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訖持朱書照之寢殿户外後果得其本末上令笞死忽記仙翁臨行之符遽發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甦起即啓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必不得假使得之臣輩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名與語曰汝莫妄居遂令

百人具兵仗并衛士同送且覘其故知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翁嚴侍衛出門呼曰崔郎不相信幾至顛躓崔生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仙翁以杖畫成澗深闊各數丈令名崔生妻至擲一領巾過作五色絳橋遣生登步却滅既渡崔生回首謝送者曰可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咫尺不見唯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遥望空山而已

青城甲志玉真觀在上皇觀前世傳唐玉真公主修養於此儲福宫在天倉山有玉真公主及明皇像　按舊

唐書景雲二年改昌隆公主為玉真公主仍置玉真觀天寶三載玉真公主先為女道士讓號及實封賜名持盈此之謂也

逸史云章仇兼瓊尚書鎮四川常令左右搜訪道術士有一鬻酒者酒勝其黨又不急於利賒貸甚衆每有紗帽藜杖四人來飲酒皆至數斗積十餘石即併還之談諧笑謔酣暢而去其話言愛說孫思邈又云此小兒有何所會或報章仇公公乃遣親吏候其半醉前拜言曰

尚書令傳語渠苦心修學知仙官在此欲候起居不知
俯賜許否四人不顧酣樂如舊逡巡問酒家曰適飲酒
幾斗曰一石皆拊掌笑曰太多言訖不離席上已不見
矣使者具報章仇公遂潛駕往詣四人又來飲公服至
前躍出再拜自稱姓名相顧徐起唯鑪材四枝在於坐
前人不復見時玄宗好道章仇公遂奏其事詔召孫公
問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仙格絕高每遊人間飲酒處
處皆至尤樂蜀中自後更令尋訪絕無蹤跡

仙傳拾遺云唐羅公遠彭州九隴人又云武陽人修道於灘沅常往來青城大霍二山開元中因游鄂州刺史園亭刺史問何來荅云適見守江龍來此刺史未信曰須令見其形曰請俟後日及期刺史與郡人皆至見一白龍於江心頭與雲連食頃方隱刺史具聞明皇召見每問無不稱旨一日上與張果葉法善擁爐坐公遠亦在坐張葉以術取劒南菓目熟子謂午後必至及夜未到相顧而語曰莫是羅君否公遠笑遂出爐中一火筯

斯須使者持目熟子至葉詰之使者云到京焰火亘天無路可過頃稍息方得至此二人皆失色開元中中秋夜上於宮中翫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否乃取拄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問曰此何曲曰霓裳羽衣也及回却顧其橋隨步而滅上每召公遠與法善試法而公遠常勝尤善自隱上欲傳其術公遠曰陛下玉

書金簡已格九清真人降化保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為繼文景之恭儉豈可以萬乘之尊輕徇小術耶若盡臣術必懷璽入民間困於魚服矣上怒罵之遂走入殿柱中數上之過上愈怒易柱破之復入土礎中又易礎破之為數十片悉有公遠之形長寸餘上謝之仍如故上又堅學隱形之術公遠雖教之然託身隱常有不盡或露裾帶或見影跡上怒斬之其後數年有中使自蜀還見公遠於黒水道中謂使曰吾自晉成帝咸和年

間入蜀樓脩林泉聞天子好道而來欲以至道術教人
主上延我於别殿遽以靈藥爲索我告以人間之腑臓
葷血充積三田未虚六氣未潔請俟十年而授不能守
此誡約加我以丹頸之戮然得道之人道氣混合豈世
俗兵刃水火所能害哉因出一書謂使曰可以此達上
上必悟仍以蜀當歸爲寄遂失所在天寳末明皇幸蜀
公遠又迎於劍門至成都拂衣而去明皇自蜀還京方
悟蜀當歸之寄公遠於蜀九仙臺上昇彭漢之人至今

立像祀之　按靈驗記云羅真人即神仙羅公遠家於濛陽羅江壩接九隴什邡之界在灘沉化後今相傳號羅仙宅脩道於青城之南今號羅家山明皇朝出入帝宫輔遵聖德自有内傳至今隱見於堋口什邡楊村濛陽新繁新都畿服之内人多見之不常厥狀或為老嫗或為丐食每風雨愆期田農曠廢則必見焉疑其仙品之中主司風雨水旱事也楊村居人衆以旱暵將禱於洛口後城李冰祠熱甚憩路樹陰下忽有老嫗歇而問

曰欲何往衆以祈雨事荅之嫗曰要雨須求羅真人其餘鬼神不可致也言訖不見衆知嫗即真人於是焚香以告俄而風起雲布微雨已至衆乃還家是夕數十里內甘雨告足乃於其所置天宮塑像焉諸鄉未得雨處傳聞此說以音樂香花就新宮祈請迎就本村別設壇場創宮室雨亦立應又為乞士於堋口江畔謂人曰此將大水漂損居人信我者遷居以避之不旬日矣有疑其異者即移卜高處其不信者安然而處五六日暴水

大至漂壞廬舍損溺户民十有三四居人以為信立殿塑像以祠之金銀行人楊初在重圍内配納贍軍錢七百餘千貨鬻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以孝每為供軍司追促必託以他出恐母為憂嘗於山觀得真人像幀一幅香燈嚴奉已數年矣至是真人託為常人詣於肆中問其所納官錢作何准備具以困窘言之此人令市生鈇備炭火明日復來然炭壘鈇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之曰我羅公遠也在青城山中以爾孝不違親心不忘

道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更肥家復引初往山中時令歸覲初亦得丹藥以奉其親髮白還青老能返壯矣　又按師堯俞羅江車嵒記略車嵒在縣治北二里許舊碑云車公道人上昇之所太平興國四年綿州奏言唐真人羅公遠以是年春乘龍車往來山中民聚觀者數千輩護軍陳覃尉范處筠按驗石上轍跡深三尺許

廣德神異錄唐玄宗天寶十三年重陽日獵於沙苑時

雲間有孤鶴徊翔玄宗親御弧矢中之即帶箭徐墮將及地丈許歘然矯翼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西十五里有明月道觀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精慤者始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特甚幽清有自稱青城山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至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待之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不計也一日忽自外至神彩不怡謂院衆曰吾行山中偶為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

入間所有吾留之於壁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
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
及玄宗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嘉境因遍
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覩其箭命侍臣取而翫之葢御箭
耳詢諸道士具以實對即視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從
田之日也佐卿葢中箭孤鶴飜飛而集于斯者歟
仙傳拾遺云楊通幽本名什伍廣漢什邡人幼遇道士
教以檄名之術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無不立應玄宗

幸蜀屬念貴妃往往輟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訪方士冀少安聖慮咸云楊什伍有考召之法徵至行朝上問其事對曰雖天上地下冥寞之中鬼神之内皆可歴而求之上大悦於内置場以行其術一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遍加搜訪不知其所上曰妃子當不墜於鬼神之伍矣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空虛杳冥之際亦遍尋訪而不知其處上愀然不懌曰未歸天復何之耶炷香冥祝彌加懇至三夕奏曰

於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之内十洲三島江海之間
亦遍求訪莫知其所後於東海之上蓬萊之頂南西廡
有羣仙所居上元女仙張太真者即貴妃也謂什伍曰
我太上侍女隷上元宫聖上大陽宋宫真人偶以宿緣
世念其願頗重聖上降居於世我謫於人間以為侍衛
耳此後一紀自當相見願善保聖體無復憶念也乃取
開元中所賜金釵鈿合各半玉龜子一寄以為信曰聖
上見此自當有省言訖流涕而别什伍以此物進之上

潜然良久乃曰師昇天入地通幽達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筆賜名通物千段金銀各千兩良田五千畝紫霞帔白玉簡特加禮異暇日問其所受之道曰臣師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昔於後城山中教臣召命之術曰可輔賛太平君然後得道戒以護氣希言目不妄視絶聲利遠囂塵則可以凌三界登大清矣又問昇天入地何門而往何所為礙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灼入水不濡躡虛如履實觸實如蹈虛雖九地之厚巨海之廣八極

之遠萬方之大應念倐欻何所拘滯予所以然者形與道合道無不在毫芒之細萬物之衆道皆居之上善其對居數載乃登後城葺靜室天真累降於其處一旦與羣真俱逝　按什伍青城山錄記及董逌畫跋皆作陳什邡未詳孰是　又按紀夢錄云明皇幸蜀回居南内嘗夢中見妃子於蓬山太真院作詩遺之使焚於馬嵬山下云風急雲驚雨不成覺來仙夢甚分明當時若恨銀屏影遮隔仙姬秪聽聲明皇又作妃子所遺羅襪銘

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下得瓊鉤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

集異記云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毎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為尊官有力之所占積薪棲棲而無寄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户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内姑謂婦

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圍碁一賭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内率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槖中局盡平生之祕妙

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畧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别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廬矣自是積薪之藝絶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

李真人者名亞久居什邡邑北龍泉觀中有井名秀華殿前喬松數株常有二素鶴棲于上真人有劍二口忽

一日辭諸人曰我當去矣次夜里人守之見真人背劍一乘劍一入井絶迹焉明皇幸蜀有司上其事勑賜靈應公賜名龍泉觀俗呼掛鐘樓出本志

仙傳拾遺云馮大亮者彭州導江人也家貧好道每道士方術之人過其門必留連延接惟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旦牛死其妻楊對泣歎曰衣食所給在此牛耳牛既死何以資口食乎慈母山有一道士每憩其家是日復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即取皮攣

綴如牛形斫木為脚以繩繫其口驅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復飲食但晝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爾以此牛拽磨力倍於常道士亦不復來數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憐之因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漸富改置酒肆常以奉道祈感遇仙人仍力行救物好賓客有樵叟三五人詣其家飲酒常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益敬忽一人曰我輩八人明日俱來共謀一醉無以客多為訝至時樵叟八人偕至客於袖中出柟木一枝纔

五六寸栽於庭中便飲酒盡懽而去曰勞置美酒無以為報此樹徑尺則家財百萬彼時可貢助天子垂名國史十年後會於岷嶺巨人宫當授以飛仙之道言訖而去旬日樹已凌空高十餘丈大徑尺其家金玉自至寶貨自積殷富彌甚雖王孫糜竺之家不能及也五年玄宗幸蜀大亮貢錢三十萬貫以資國用　按氏族大全作馮大量慈母山亦名聖母山在滇江縣西南五十里陵州志云譚仙子宜乃郡人譚叔皮之子也生於唐開

元之季墜地能言九歲身踰六尺髭鬢殊常不飲不食走及奔馬二十忽失所在鄉里神而祀之因父母念不置大歷元年丙午忽還家霞冠羽衣語父母曰兒為仙官不司人世鄉里奚祠焉祇恐憑妖耳請亟毀之其下有黃金數千兩掘之可給一鄉言訖騰空去後果如其言所掘處湧水成池因名譚子池亦名天池

廣異記云唐大歷初韋行式為西川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聰敏溫克耽翫道書神仙修煉之術有步

卒丁約者執厮役於部下周旋恪勤未嘗少惰子威頗私之一日氣慘慄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軍中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決不可留也然其肅勤左右二載於茲未能忘情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尚縈俗間耳有藥一粒願以贈別食此非能長生限内保無他恙因褫衣帶得藥數粒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當棄世俗尚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刼道謂之塵善堅此心亦復遐壽五旬

後近京相遇此際無多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擢明經第調數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衰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華夕於驪山旅舍間通衢甚喧詢其由曰劉悟執逆賊李師道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嚴衛桎梏纍纍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臂長驅而西齒髮殭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丁微笑遥謂威曰尚記臨卭别否一睇五十年矣幸今相見請送至前驛須臾到驛則散縶

於廊舍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脫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竇出與子威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歎威衰耄威謂曰仙兄既先見之明聖朝奄有天下何為作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逃哉蜀國睽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訝耳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劒解水解火解寔繁有徒嵇康郭璞皆非受戮害者我以此委蛻耳異韓彭與糞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之他問不對威曰明晨法場寓目豈蛻於此

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不克行刑晝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大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別言訖還館復自穴入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温泉日已晡矣風埃忽起夜中果大澍雨遲明泥及骭改日行刑兩宿方霽則王姬有甍於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果至十九日獻廟廵鄽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飲僕飽馬詰旦往棘圍候馬亭午間方號令回覩者不啻億兆衆矣面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纔至丁遥目子威笑頷三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

筆霜鋒倏及之次丁因躍出而廣衆之中蹋足以進即登酒肆脱衣換觴與威對飲云某當入蜀自此遊適匏於奉道猶隔兩塵當奉候乎崑崙石室之間矣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

仙傳拾遺云大歷中西川節度使崔寧嘗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見所奏表淨本猶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復追憂惶不已莫知其計素知道士江彭殖者有道術召而語

之殖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炷香一爐以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去食頃得所封表草墜於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之時封題印署如故崔公深異之禮敬殊常問其所受道之由云殖師姜玄辨至德中於九龍觀捨力焚香數歳因拾得殘闕經四五紙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咒術備足乃選深山幽谷無人跡處依法作壇持咒晝夜精勤本經云一十四日玄辨為九日而應忽有黑風暴雨驚駭於人視之雨下而壇埸不濕又有

雷電霹靂奇形異狀鬼神繞之須臾又有鐵甲兵士金甲兵士各數千噉噪而下純不驚怖久之神兵行列如有所候一天女着繡履繡衣大冠佩劔立問玄辨曰既介呼名當何所求玄辨以術數為請六甲兵仗一時隱去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徵求無不立應以術授殖謂曰術之與道相須而行道非術無以自致術非道無以延長若得術而不得道亦如欲適萬里而足不行也術者雖萬端隱見未除一死籙固當棲心妙域注念丹

華立功以助其外鍊䰟以存其内内外齊一然後可以適道可以長存也峩眉山中神仙萬餘人自皇人統領置官府分曹屬以度於人吾與汝觀道之纎芥未造其玄微龍虵之交與汝入洞府朝真師庶可以講長生之旨也玄辨隱去二十餘嵗乃龍虵之交為大歷十二年丁巳殖亦隱去不復見

鄭又玄本名家子居長安中少時與隣舍閭邱氏子偕學又玄性憍傘自以門望清貴而閭邱子寒賤往往戲

而罵之曰爾非類而與吾偕學吾雖不語爾寧不愧於心乎閭邱黙有慚色歲餘乃死又十年又玄明經上第補蜀州叅軍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宴遊累貢金錢之物又玄以仇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不預其友謂曰子有會宴而同舍不預豈其罪邪乃强爲名仇既至飲以巵酒辭不能引滿又玄醉罵曰爾市井之甿徒知錐刀僭居官秩而與吾

為伍爾已幸矣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慙而退棄官閉門月餘病卒明年又玄官亦罷僑居濛陽常好黃老之道聞蜀山有吳道士高其風往詣之願為門弟子居十年未嘗有所授又玄稍惰辭之而還過褒城逆旅有一童子十餘歲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深奇之童子謂又玄曰我君故人也省之乎曰忘矣童子曰吾生閭邱氏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為非類罵辱我又生仇氏尉唐興與子同舍受我厚賂而謂我為市井之䟽

子何驕傲之甚耶我太清真人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於人間觀汝德將授汝神仙之訣而汝高傲如故終不得道矣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悔恨歸逾時而卒

酉陽雜俎相國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姥言郎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恨妾不復見郎君出將之榮也願以季女為託明年果狀頭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公登庸其姥來謁

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李女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室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必矣李公為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盃便請別李公留之不得但言乞庇我女因贈金帛襦幗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枝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日盧氏外孫子孔齡不語忽索筆硯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硯為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也李公驚悟即遣使分訪之有巫董氏者事金天神即

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岳三郎李公如巫所說是兒忽能言因是蜀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恃勢莫敢言者洎相國崔鄲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遞出西界尋在貝州李公壻盧氏家舍其靈歇矣

元草茅進士時英龍君廟記唐長慶元年劍南西川益州新都縣南十里有山曰龍門北面有洞府靈湫乃古龍君隱顯之地後靈池縣開元村有茹榮者十五覽集

羣書為縣吏親終廬墓感慈烏白兔紫芝之瑞草寶歴二年勑旌其孝及冠不娶貌不少衰於當時六月十五日祥煙繚繞異香遍垓俄頃雷風大震驟雨滂沱空中聞仙樂之音君昇半霄之上謂父老曰吾乃龍門栢茂山龍也托生茹氏化行孝道功行已就今奉玉勑上昇矣言訖飄然而沒　按古今集記成都縣南十里龍門山白龍廟祈禱輒應有碑傳為茹榮孝感飛昇處號白龍神君

仙傳拾遺云劉無名成都人也本蜀先主之後生而聰悟八九歳道士過其家見而歎曰此兒若學道當長生神仙矣自是探玄不樂名利弱冠閲道經學咽氣朝拜存真内修之事常以庚申日守三尸存神黙呪服黄精白朮志希延生數年入霧中山嘗遇人教其服餌雄黄凡三十餘年一旦有二人赤巾朱服徑詣其室劉問君何人也何以及此對曰我泰山直符追躡子不知子有何術我至三日矣冥期迫促而無計近子將恐陰符譴

責以稽延獲罪故見形相問耳劉曰余無他術但宜心至道不視聲利靜處幽山志希度世而已二使曰子之黃光照灼於頂超高數尺得非雄黃之功乎然吾聞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金一石之謂丹子但服其石未餌其金但得其陽未知其陰將何以超生死之難詣昇騰之期乎其次廣施陰功救人濟物柔和雌靜無欲無為至孝極忠內修密行功滿三千然後黑籍落名青華定籙制鬼神駕雲龍而上補仙官永除地簡九祖超鍊七玄

生天如此則不為冥官所追捕耳今子雖三尸已去而積功未著大限旣盡將及死期豈可苟免也劉聞其語心魂喪越憂迫震懼不知所為二使徐謂之曰岷峩青城神仙之府可以求詣真師訪尋道要我聞鉛汞朱髓可致冲天此非高真上仙莫得修煉之旨我為子求姓名同年壽盡者以代於子子勉而勤修無至中怠也劉致謝二使乃隱劉如其言入峩眉山登陟峭險探求洞穴歷年不遇復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數里忽

覺平慱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間稱青城真人劉祈叩不已具述所值鬼使追攝之由願示道要以拯拔沉淪得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一巖室使栖止其中復令齋心七日乃示以陽鑪陰鼎柔金煉化水玉之方伏汞煉鉛朱髓之訣謂之曰胡剛子陰長生皆得此道亦名金液九丹之經丹分三品以鉛為君以汞為臣八石為使黄芽為田君臣相得運火功全七日為輕水二七日變紫鋒三七日五彩具内赤上黄狀如窻塵復運火二年日

周六百再經四時重履長至初則十月離其胞胎已成初品即能乾汞成銀丸而服之可以祛疾二年之外服者延年髮白反黑三年之後服少刀圭遊散名山周遊四海為初品地仙服之半劑變化萬端坐在立亡駕馭飛龍白日昇天大都此藥經十六節已為中品便能使人長生藥成之日五金八石黃芽諸物與君臣二藥不相雜亂矣千日功畢名上品還丹謹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視形氣功行合道依而傳之劉受丹訣還霧

中山築室修煉三年乃成開成二年猶駐於蜀自述無名傳以示後人入青城去不知所終

雲笈七籤云費玄真者成都雙流縣興唐觀道士也大中末有道士自稱吳子止觀中淹留歲餘養氣絶粒時亦飲酒其為志也泛然自適無所營為忽謂玄真曰吾欲為師寫真可乎玄真笑曰夫欲寫真先須自寫吳子如其言引鏡濡毫自寫其貌下筆惟肖頃刻而畢復自為賛兼詩三章未嘗抒思其賛曰不才吳子知命任真

志向玄素心樂清貧涉歴羣山翛然一身學未明道形
惟保神山水為家形影為鄰布裘草帶鹿冠紗巾餌松
飲泉經蜀過秦大道杳冥吾師何人矚念下土思彼上
賓曠然無已罔象惟親其詩曰終日草堂間清風常往
還耳無塵事擾心有翫雲間對酒惟思月餐松不厭山
時時吟内景自合駐童顔又詩曰此生此物當生涯白
石青松便是家對月卧雲如野鹿時時買酒醉煙霞自
跋云寂爾孤遊翛然獨立飲木蘭之墜露衣鳥獸之落

毛不求利於人間絶賣名於天下此山居之道士也題罷振衣理策而去

神仙感遇傳河東薛逢咸通中為綿州刺史歳餘夢入洞府肴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饗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及明話于賓友或曰州界昌明縣有天倉洞中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訪焉入洞可十許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

整有石床羅列上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熟軟美甘香
靈諷拜而食之又別間三五所請以奉薛公為信及齋
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為石矣洞中左右散麪溲麥堆
鹽積豉不知其數又一二里溪水迅急旣闊且深隔溪
見山川居第歷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岸沙中有履跡往
來皆二三尺纔如有人行處薛公間之歎異靈勝而莫
窮其所以也　按輿地志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
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千資糧留於山中

又按世說曰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每遊觀其上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乃投食於穴中墜者得之因循穴而行計可十許日忽曠然見明有草屋屋中有二人對奕局傍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饑渴奕者以杯與之飲訖覺氣力倍加奕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但投入自當歸耳若餓則取井中物食之墮者行出乃蜀中也已半年矣至洛下言於人張華聞之曰此仙館也飲者為玉漿食者龍穴石髓耳

如此則少室昌明洞穴相連故其事亦類

續仙傳云杜子昇字可雲自言杜陵人莫測其年壽飲酒三斗不醉能沙書冬卧雪中三兩日人以為僵死或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跡而行如醉乍醒唐杜孺休為蘇州刺史忽聞可雲在城市乃延入州拜呼道翁賓僚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道翁相善别來四十年而裝飾顔貌一如當時後入杭越間去

杜廣成錄異記云柳子華唐朝為成都令一日方午有

車騎犢車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柳云龍女且來矣俄而下車左右扶衛升堦與子華相見云宿命與君子為匹偶因止命酒樂極歡成禮而去自是往復為常遠近咸知之子華罷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龍宫得水仙矣柳孫君慶乾符中為節度押衙青城鎮遏使頗好善常以藥石救貧民疾疫每躬親撫視健卒民庶孳孳焉勤恪奉公推誠及物為時人所重有一珠大如毬子云是其祖所留數世傳寳照物形狀毛髮形色一

一備足但皆倒立耳

宋馬成之淸虛觀記云黄鹿眞人者晚唐時人姓馬氏年七歲失怙恃鞠養於祖性慕玄虛黄老之學日誦千言一覽輒能記確守不移或勸以子女之職但笑而不荅人亦莫測其意時有黄冠野夫年踰七十顔如渥丹貨藥于市仙女户隙見之如有夙契因延至内坐請問修眞之語師資相投遂授鉛汞符籙要術束髮頂冠歸心至道因易名道興一日告行仙女詰其姓字曰汝無

我問久當自知乃留詩曰女是寄生枝男是冬青木冬
青駕白鵝寄生跨黄鹿若遇冠相凌穏便拋家族早早
上三清莫候丹砂熟仙女旦暮諷詠不絶若有所得俄
而年已及笄迺祖逼以聘事仙女欷歔流涕曰女值不
幸膝下受養將終身焉今蒙祖命但野分荒疎志友麋
鹿舉案之勤非女所願迺祖憫之不拂其欲翌日命一
女奴擕囊杖策穿雲而去既而夜徑林麓迷道忽覩燈
燭熒輝若相引導竊見五人宛然古圖所繪者厲聲曰

仙女誌之巻于此即成道矣言訖隱去黎明仙女徘徊四顧見山朝水會真神仙之窟稽首拜禮因詢隷屬乃羅江東四十里也是時歲荒盜熾仙女捐所有俾墾闢疏鑿播種以時民忘艱食之患歷四十餘年脩養日精童顏不易一日遇舊所貨藥者忽至謂仙女曰汝功漸成矣而外丹未應故欲指訣乃出瓢中藥點土石為金銀各百以鎮丹臺祝曰勿用自守當有神護坐歷三歲丹珠自成汝脱身軒舉矣勉勵前修謹無中廢嗣後盜

賊屢睥睨鎮壇之物中夜變怪百出無不狼狽而走期月風雨暴至地湧甘泉銀化白鵝遊池金變黃鹿出市人無得而近之者至天祐間朱全忠行崔杼之事唐祚告終奸雄蝟奮羣盜揮戈而踵仙女之菴仙女曰汝等敢恣肆無天理乎顧無害居民菴中所積悉以相餉兇人未有足色將不利於仙女已而黃鹿白鵝突至仙女跨鹿風雨四起白鵝翔鳴前指引騰空而逝舊有丹竈尚在裂如雷吼爐中光彩射天少頃晻靄天雨瑠璃擲

地有聲歷時而化異香馥郁不散羣盜悲哀悔謝而退居人以狀聞於蜀主王建曰此蜀祥事也遂因其山為黃鹿鎮賜清虛觀之名

感遇傳云進士王㪚漁經獵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人之所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炙轂子三十卷六經得失史冊差謬未有不鍼其膏而藥其肓所有二種之篇釋喻之說雖高識洞鑒者有所不逮嗜酒自娛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覈詞樞矣然其咀吸風

露呼嚼嵐霞因亦成疹積年苦冷而莫能愈遊燕中道
逢瓔杖椶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儕輩名曰希道笑謂之
曰少年有三惑之累耶何苦瘠若斯辭以不然道曰疾
可愈也予雖釋仟有鑪鼎之功何疾不除獻委質以師
之齋於漳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木精天魂金液地
魄坎離運行寛猛無成金木有數秦晉合宜近効六旬
遠期三載爾歌曰魄微入魂牝壯結陽呴陰滋神鬼滅
千歌萬讃皆未決古往今來抛日月受而製焉餌之周

星𤸃且瘳矣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十殕於彭山道中識者瘞之無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樂温縣時鷙獸結尾爲害尤甚㪍醉宿草莽露身林野無所憚怖斯亦蟬蜕得道之流也

北夢瑣言云僞蜀先主時有軍校黄承真就糧於廣漢綿竹縣遇一叟曰鄭山古謂黄曰此國於五行中少金氣有剎金之號曰金煬鬼此年蜀宫大火至甲申巳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祕術詣朝堂陳之倘行吾教以禳

鎮庶幾減於殺伐救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度世於我而取之如三陳此術而不允行則予亦不免益洩於陰機也子能從我乎黄亦好奇乃曰死生以之既齋祕文詣蜀朝三上不達乃嘔血而死其年蜀宫災歲至申酉亡國殺戮之事果驗孫光憲與承真相識竊得窺其祕緯題云黄帝陰符與今陰符不同凡五六千言黄云受於鄭叟一畫一點皆以五行属配通暢亹亹實奇書也

王谿編事云前蜀嘉王頃為新繁鎮使理廨置得一鉄

鏡下有篆書十二字人莫能識命工磨拭光可鑒物挂於臺上百里之內並見復照見市內有一人弄刀槍賣藥遂喚問此人云只賣藥元不弄刀槍嘉王曰吾有鉄鏡照見爾賣藥者遂不諱仍請鏡看以手擘破肚內鏡於肚中足不着地冉冉昇空而去竟不知為何人其篆列之如左[illegible]詳見方物

景煥門話云偽蜀度支員外郎何昭翰常從知於黔南暇日因閒步野徑於水際見釣者謂翰曰子何判官乎

曰然曰我則野人張涉也余與子交知久矣子今忘我耶翰懵然不醒因藉草坐謂翰曰子有數任官然終於青城縣令我則住青城山也待君官滿與君同歸山今不及到君公署中遂辭而去翰深志之後累歷官及出為青城縣令有憂色釣者亦常來往何甚重之一旦大軍到城草賊四起釣者與翰相攜入山何之骨肉盡歸城內賊衆入縣言已殺令臠而食之賊首之子自號小將軍其日尋覔不見細視縣宰之首即小將軍之首也

賊於是自相殘害莫知縣令所之後有人入山見何與
張同行何因寄語謂妻子曰吾本不死却歸舊山爾等
善為住計無相追憶也自此莫知所之
錄異記云黄齊衙隊軍偏裨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
矣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髭鬢皎白顏色嬰孺肌膚如玉
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
思陰德無退前志其後齊下峽舟舡覆溺至灘上如有
人相拯得及於岸視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自

是往往見之忽於什邡縣市中相見名齊過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樹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一夕因言曰蜀之山川是大福地久合為帝王之都多是前代聖賢鎮壓江源穿絶地脉致其遲晩凡此去處吾皆知之又蜀字若去虫著金正應金德久遠王於西方四海可服汝當為我言之及明相送出門已在後城山内去縣七十餘里既歸亦話於人終無申達之路數月齊卒

又云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竇圌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家犬馬鵶數隻集其肩臂之上鳴戲為常又有巨蛇時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虎三數頭於庭中月夜交搏騰踏既甚知果怒持白挺擊之遂散去知果於觀側薙草兎卧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猫犬耳其狎異類也如此

續博物記云廣德先生杜光庭處州人仕唐為內供奉避亂入蜀王氏爵為師臣嘗撰道教靈驗記二十卷隱

青城山白雲溪卒年八十五顔貌如生衆以為形解有文千餘首皆本無為之旨　按高道傳云光庭在青城山一日忽謂門人曰昨夢朝上帝以吾為岷峩主司令青城已創真宫恐不久於世矣光庭嘗畜一白犬目之曰吠雲令以胡麻油塗足繒布裹之可日行萬里及真宫成遂披法服升堂集門弟子囑别而化異香滿室吠雲亦號呌而斃　又按青城志云自延慶觀上二三里有觀曰洞天宋逸士費元規讀書於此唐道士薛昌飲

章陸酒得道有浴丹井杜光庭亦尸解於此

野人閑話云孟蜀翰林學士辛寅遜頃年青城山居則古先道院在一峰頂内有塑像皇姑唐六代玄宗子也一夕夢見皇姑教之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壯心力不倦且資年壽汝有道性又不久在此須出山佐理當代寅遜夢中拜請其法則與怡神論中法同玄宗時申天師元有怡神論兩卷下卷中有神仙祕方三十首則甘草丸為首又食杏仁法次之杏仁七個去皮

尖早晨盥漱了内於口中久之則盡去皮又於口中煖之逡巡嚼爛和津液如乳汁頻嚥但日日如法食之一年可補血令人輕健安泰貢遜如法服之至今老而康勝年踰從心猶多著述

又云擊竹子不言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年可三十餘在成都酒肆中以手持二竹節相擊鏗然鳴響有聲可聽以唱歌應和乞丐於人然詞旨皆合道意得錢多飲酒人莫識之如此十餘年矣一旦自詣東市買生藥黄氏

子家從容謂曰余知長者好道復多義氣今欲將誠素奉說于君黄氏子曰君有事但得言之擘竹子謂曰我乞丐之士也在北門外七里亭橋下盤泊今病甚多恐不濟若終焉之後敢望持與燒爇今齎錢兩貫님充買柴慎勿觸我之心是所託也自當相報因留其錢黄氏子翌日至橋下果見擘竹子卧於蒹葭之上見黄氏來忻然感謝徐曰余疾不起復與黄氏子金二斤又曰事須不令觸我心肝則幸也珍重且辭言訖而逝黄氏子惘

然出涕者久之遂令人易衣服備棺斂將出於郊野堆積柴炭祭而焚之即聞異香馥郁林鳥呌號至晚只餘其心終燃爐復更大如斗黄氏子以歸城心速語令人振觸之忽聞炮烈其聲如雷人馬皆駭逡巡有人長尺餘自煙焰中出迺擊竹子也手擊其竹嘹然有聲杳杳而逝黄氏子悔過作禮衆人皆歎竒異於戲得非不觸其心復在人間乎觸其心便可上賔乎復欲於黄氏子顯其蜕化乎始知成都迺神仙所聚之處如擊竹子者亦

多矣

宋史云蜀州宋宣教名耕性剛介一朝弃官去莫知所之有孫名德之官閬州提點刑獄罷職後遠尋其祖渡浙江至雪竇山見一蜀僧曰聞諸耆老山後爛平山有一居士為宋宣教也德之躋扳至頂惟見丹灶存焉乃置祠其上而去

志林云宋章詧字隱之雙流人著太玄疏三十卷號冲退處士詧以養生治氣為事將死以小童自隨投謁告

別曰此間囂塵非修行所吾歸閬苑矣詳見詩話

丹淵集云彭州北城有胡氏者名釗字倚天宋初時號為高背修積善行後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天不願仕辭回經過華山謁希夷陳先生先生甚喜久留其居為造藥一嵒使攜歸餌之復教以度世延年之法倚天既歸如其訣行且久其身栩然若將翩翩隨風而起鄉人異之一日有晨叩其關者遺視之不見其人但以杖十七莖倚門而去倚天收之卒不知其所以致之

者自後胡氏之門愈盛倚天至七十八歲乃卒熙寧中
文同與可至其家觀其所謂杖與藥者杖非世間所有
之木色紺紫堅潤可愛藥如彈丸赤黄有光隱雜寶中
其重若金玉因為作胡氏遇異人記
夷堅丙志云青城以二月望為道會四遠畢至巨室張
氏唐氏輪主之既集閉門罷乃啓籙衆方齋有道人扣
門閽者止之乃下茶肆脱笠掛壁間曰為我視此隨當
復來少頃笠旋如輪驚報觀中揭之下有詩云偶乘青

帝出蓬萊劍戟崢嶸遍九垓綠履黄冠俱不識為留一笠不沉埋衆相視悔恨

癸辛襍志云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沖喜延道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為黄金其人皎然玉樹有小鑪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沖别挽留不回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直紋未可量

但早年亦嬉困宜順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後果如其言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高宗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杜時亮使金紹興十三年亡歸作恢復方略以獻有告汝爲於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

知南歸相檜將械送與金人汝為乃變姓名為趙復徒步入蜀汝為身長七尺疎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者遇之溪上款留與語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歷言靖康間離亂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為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為國復讎收還土宇頗為諸公所知命謬數奇軋於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為能知死期將終神氣不亂其妻錢莫知汝為死詣登聞鼓院以狀進

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事聞特官一子有忠嘉集行世

宋周時學射山通真觀記云紹興甲子予旣遷葬先君於學射山之麓歲時伏臘必來拜幽堂躬饗祀是時所謂通真觀者兀然殿祠外支撑破屋數椽餘皆榛礫之場也後二年予自蒲頓泝撖成都校藝秋宫來山中斤斧丁丁土木之功過半已鬱鬱有氣象矣主香火鄧處厚蓬首黧面雜作於塵土中拂衣相顧揖且笑語如平時處厚同里閈比歲相周旋素知其誠樸高行勞問久

之因謂天下無難事廢興果在人也處厚曰山野無動
人之具惟辦一心以對天恐不足以任真人之責葢事
有權輿不敢不告有羅先生者世以赤脚號之混俗亶
養神全氣固美鬚髯紅頰目光炯炯凡言吉凶禍福如
龜卜燭照少無差人爭見之一日出城之北門謁知府
郭公舉家燒香拜跪環立惟謹次第言之皆如見最後
一女子前問嗣息羅曰既祿食又有子恐嗇於壽惟於
荒廢寺觀作大緣事可以延之其夫何其受命調溫江

尉及得子皆如其說何聞學射山通真觀久廢欲施其財而未決羅乃徒步閭道物色之處厚沓不之覺羅歸而從史何捐田百畒為齋厨之供處厚又取其地利之積入脩造附益其甖施而枝梧之至紹興二十七年觀成併得其田以歸烏乎蜀之山高水深固多隱士異人往來廛市間異時如朱桃椎孫思邈爾朱先生者不一今羅先生實其流輩邪至於以田而易年坐了其耆艾乃假脩短之論以𡚁其其必從邪抑或夭壽有數而神符

秘呪果可以損益之也予皆不得而知之

吳曦之叛青城山道人安世通獻書四川制置使楊輔

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

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謂公初得曦檄

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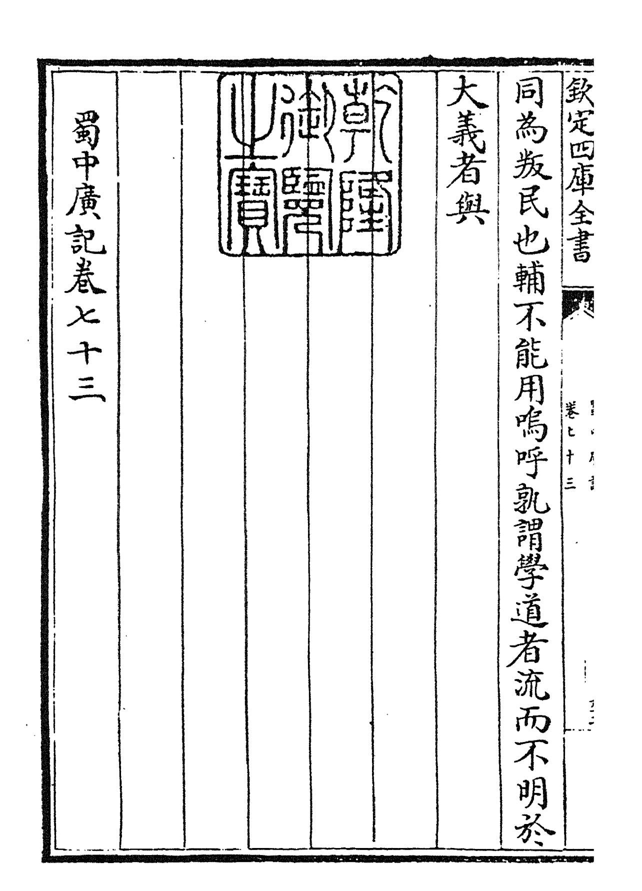
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

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

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

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為叛也且曦叛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論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思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生死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天

同為叛民也輔不能用嗚呼孰謂學道者流而不明於大義者與



蜀中廣記卷七十三